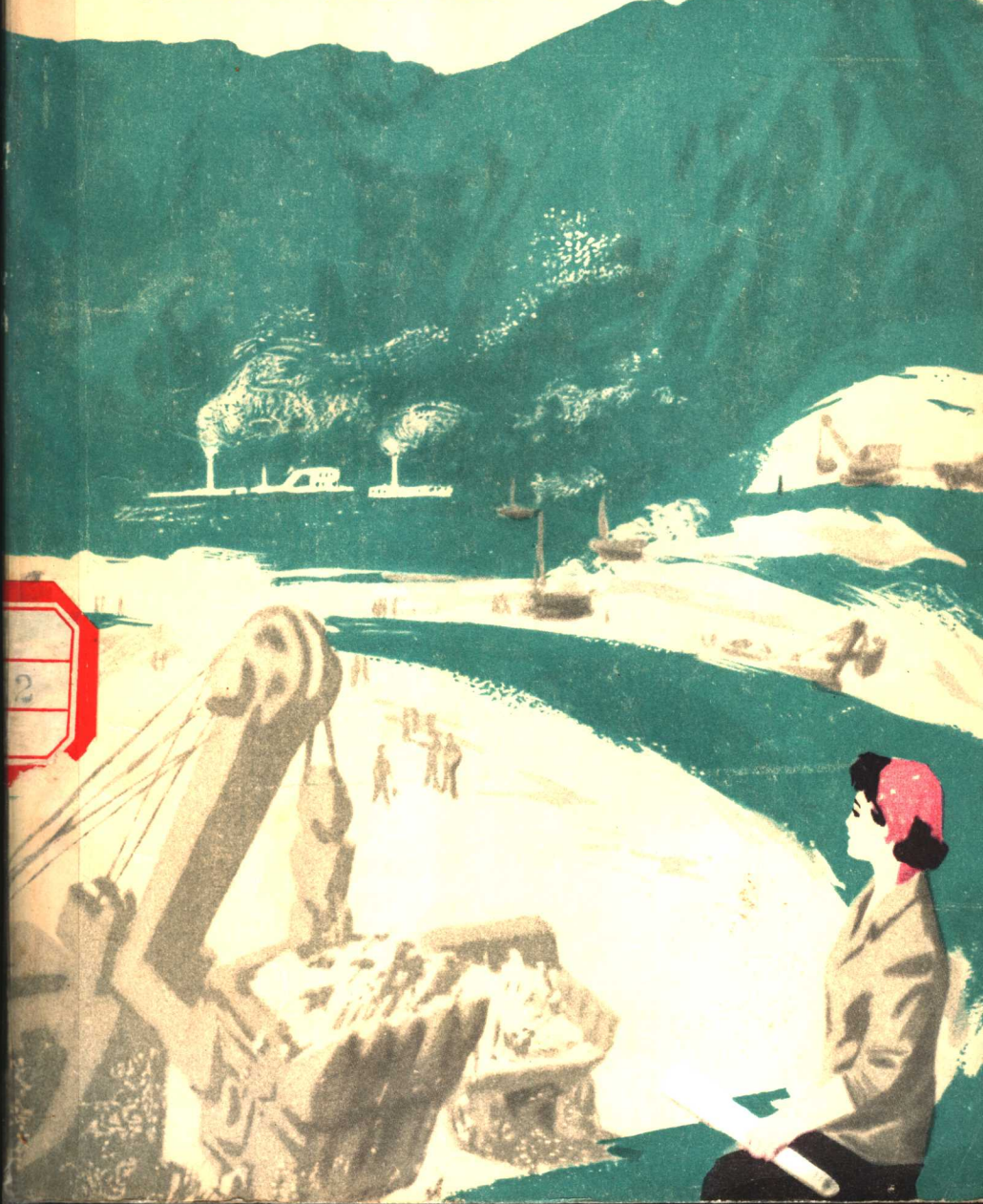


朝鲜短篇小说集





★朝鲜短篇小说集

藏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封面设计：文 国 璋

朝 鲜 短 篇 小 说 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8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1}{2}$ 插页 2

197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7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287

定价 0.67 元

前 言

英雄的朝鲜人民，在以自己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贯彻执行金日成同志提出的“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方针，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目前，他们积极响应朝鲜劳动党五届十中全会的战斗号召，进一步开展千里马运动，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冲天的干劲，以新的千里马速度——平壤速度，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为提前完成国民经济六年计划，为争取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的更大胜利，大踏步地前进着。他们决心以更光辉的成就迎接自己最光荣的节日——朝鲜劳动党建立三十周年。

革命和建设的飞速发展，促进了革命文学艺术的繁荣。金日成同志在讲到文学艺术的任务时指出：“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应当有力地刻划以千里马的气势奔驰的我国人民这一伟大的创造性生活。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应当描写千里马时代人们的豪迈生活和英雄的斗争面貌，应当突出地表现他们的希望和愿望。”^①朝鲜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遵循金日成同志指示的方向和朝鲜劳动党的文艺方针，努力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深入工厂和农村，深入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从中吸取丰富的创作素材，创作出许多

① 金日成：《文学艺术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朝鲜外文出版社中文本，第78页。

优秀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已经成为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和加速千里马大进军的有力武器。

这里选译的十一篇小说，题材广泛，内容生动，多方面地反映了朝鲜人民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不同岗位上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塑造了众多感人的英雄形象。在这个英雄画廊里，有在战争年代与敌人浴血奋战、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人民军优秀指挥员和机智、勇敢的战士，有在后方抚育儿童、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的英雄，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继续革命、永葆战斗青春的老一辈革命者，也有在红旗下茁壮成长的一代新人。三篇描写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的作品，不论是写前线的战斗，还是写后方人民的斗争，都突出地显示了朝鲜人民军和广大人民在自己的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英明领导下同仇敌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暴露了貌似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题材的作品在这个集子里占有更多的篇幅。作者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塑造了一系列在农业战线上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和在现代化工厂里不断革新、创造出优异成绩的千里马骑手的形象，特别是比较突出地描写了青年一代的成长和他们所发挥的先进作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金日成同志和劳动党的忠诚战士，他们生气勃勃地战斗在生产建设的第一线，高举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的旗帜，以跨上千里马的气势，勇敢地向旧思想、旧习惯势力冲击，不断革新、不断前进，表现了朝鲜人民和青年的高度革命自觉性和战斗风貌。我们从这些作品中深深地感到，朝鲜革命文艺工作者塑造的艺术形象，都具有这样显明的特点：他们热爱自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有着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和崇高理想，有着勤劳勇敢、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

在他们身上既凝聚着老一辈革命者开创的革命传统，又闪烁着新时代赋予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中朝两国人民情同手足，亲如兄弟。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用鲜血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又互相支援，互相学习，友好往来日益频繁，友谊之花遍地开放。我们北京市中朝友好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看到来自千里马奔驰的国家——朝鲜的文学作品，格外感到亲切。这部《朝鲜短篇小说集》的出版，一定会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进一步增进我们对兄弟的朝鲜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了解，使我们从中获得启发和教育。

收入本书的多数作品，是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工农兵学员翻译的，我们贫下中农为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并期待他们今后为加强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事业做出更好的成绩，更大的贡献。

北京市大兴县红星中朝友好
人民公社业余文学评论组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

目 次

第五次任务	李尚植 (1)
在战斗的日子里	康福礼 (13)
歼灭	李甲基 (32)
牧场来信	崔钟铉 (81)
儿子	金北乡 (101)
河畔的土地	李泰烈 (122)
父子俩	李泽洙 (152)
毕业前夕	卢惠淑 (170)
晚霞	张东一 (193)
波涛声	黄永浩 (212)
湖畔新歌	金炳汉 (243)

第五次任务

李尚植

迫击炮连连长文京灿指挥完一场对敌人的炮击，走进前沿监视所，才有了喘口气的机会。这是打退敌人的第八次反扑了。

连续三天的争夺战尽管使这个二十多岁的年青力壮的连长显出了倦容，但是一旦战斗打响，人们简直不知道他哪里蕴蓄着那么大的用之不尽的力量，立刻又会生龙活虎地指挥我军的大炮狠狠地轰击敌人。

他点燃起一支香烟，来回地在监视所里踱了一会，把一张地图摊开在手榴弹箱子上。挂在坑壁上的一盏用高射机枪的弹皮制作的油灯，忽悠悠地闪动着光亮，照射着地图。稍有军事常识的人，只要看一眼地图上清晰地标示出的敌我之间的兵力和火力配置，都会大吃一惊的。敌人把他们整个的进攻力量都集中地对准着我军守卫的高地。

我军在高原的前沿阵地上只有两个连，而下面的敌人却配备了足有一个师的兵力和机械化兵种；不同口径的大炮分布在对准高原的每个角落。

美国侵略者进行这样疯狂的反扑是有原因的。在这个标高“三〇二”的山头的正南面，有几座低矮的小山岗，再过去是一片很大的开阔地。敌人为了保住这个一度为他们盘踞的山头，曾经作过拚死的挣扎，但是他们毕竟经不住人民军的猛冲猛打，终

于溃退下去了。这样，他们就失掉了决定这次战役命运的最后
一个立足点。

京灿又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遍用不同符号注明的敌军阵地的
防御角度和射击距离，然后直起腰看了看手表。已经是凌晨四
点四十五分，离天亮只剩下一个小时。新调来的通讯员怎么还
不来报到呢？他开始有点着急了。为了第二天的战斗，他本来
需要闭闭眼睛，休息片刻，但是他却一点睡意也没有。

他离开地图，正想走向窗口，忽然听见有人敲坑道的门，跟
着走进一个身背线轴的战士。

“连长同志，战士朴光镇奉命来到。”

新来的战士走到连长面前，双脚用力一并，打了个立正。不
想用力过猛，失去平衡，身子摇晃了几下才勉强站稳。看来他很
想在初次见面的连长面前象个老战士那样把动作弄得干净利索
一些，哪知弄巧成拙，反倒露了他这个新战士的马脚。京灿上下
打量了一行着举手礼的身材匀称的通讯战士，说了声“稍息”。

光镇听了连长的口令，才卸下背上的线轴，靠墙边放下来。

京灿继续打量着他：高高的前额、略略挑起的浓黑的眉毛、
炯炯有神的眼睛、高鼻梁、厚嘴唇……整个面孔轮廓分明，第一
眼就给人一个好印象，使你觉得好象在哪里见过他。因为下颏
瘦削，把他的一双大眼睛衬托得又圆又大，闪烁着新战士常有的
那种稚气、灵透的光采。

“咱们还很面生，什么时候参军的？”京灿盯着他的脸问道。

“两个月前参军的。”

“两个月前……”京灿机械地重复了一句，慢慢地掏出一支
香烟，但却不擦火柴，又把眼光投到地图上，故意做出对光镇参
军的早晚问题并不在意的样子。

光镇看着连长的侧影，感到有表白一下的必要，开口说：

“我们电讯所所长大叔的手真紧，抓住我怎么也不肯放……我想了很多花招，缠得他没有办法，最后才象从他手里逃出来的一样参军了。”

新战士的话里透着明显的弦外之音：参军前他已经是郡电讯所的一名线路工人，别看参军的时间短，当一名通讯战士也还不是生手，是有些经验的。

京灿当然听得出他话里的意思，抬头望了他一眼说：

“你那位所长大叔在工作上雄心很不小吧？”

“是呀，哪里是一般的不小哟！”光镇一看连长对他的话发生了兴趣，越发得意起来：“有一年道里开通讯比赛大会，我被选去参加了，想不到回来以后日子真不好过！”

“那是为什么呢？”

“我得了个第二名，心里美滋滋的，以为还满不错。没想到所长大叔很有意见，怪我没有拿到第一，一连抱怨了我好几天，叫人听着发烦。”光镇得意地说着，脸上挂满了笑容。

那时他中学毕业刚当了一年的学徒工，按说还没有参加比赛的资格，可是老工人都愿意让他去，认为应当叫年青人去锻炼锻炼，比上了年纪的人去好，一致选上了他。老工人们都很了解这小伙子的心情，而且对他们父子两代全都摸底。光镇的父亲是个老线路工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代受剥削，受压迫，在苦水里挣扎了半辈子。慈父般的领袖光复了祖国，老人成了民主朝鲜的主人。从此，他怀着满腔的政治热情忘我地参加建设祖国的劳动。光镇是工人的儿子，决心象他父亲一样成为忠于领袖的工人阶级的一员。

京灿望着新来的通讯战士，心想，这小子还满机灵哩！他

又想起那个负了伤送到后方去的电话员，很自然地拿他跟眼前的新战士作着比较。“枪弹也会避开勇敢的人”，这是京灿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凭他的亲眼所见，他认为原来的电话员正是这样勇敢的战士。他多少次冲过雨点般密集的炮火，把断成一截截的电线接起来，出色地保证了指挥通讯的畅通，使连队的炮弹百发百中，成堆成堆地消灭敌人。对炮兵来说，指挥通讯是决定战斗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京灿有时候真想把全部功劳都记在通讯战士的身上。

现在，京灿还没有发现新战士朴光镇有足够的力量挑起这副担子。

在战斗中，京灿是一个很严格的指挥员。他大胆，心细，意志坚定，有敏锐的判断力，懂得随时随地掌握战斗过程中急剧变化的情况。平时，他不喜欢开无谓的玩笑，要求每个战士都必须绝对服从命令，遵守军事纪律，因此也常常引起战士们对他的误解，抱怨他缺少灵活性。但是，一旦他戴上钢盔、系紧帽带，跨入了战壕，绷得紧紧的心情反而会松动下来，也会跟战士们说几句笑话。

今天，他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轻松不下来。天渐渐地亮了，清新的空气随着明亮的光线透进坑道。京灿习惯似地抓住背带，走近监视窗口。

两块云彩飘浮在辽阔无际的大海上空，可能因为太阳快出来了，云块镶了一圈紫红色，象刚刚从沉睡中醒来，蠕动着向南方飘去。

京灿挺直胸膛，深深吸了一口早晨的空气，慢慢地把视线投向高地的方向。

平野、堤岸和山谷，到处布满蜂窝般累累的弹坑；弯弯曲曲

的河流绕过高地，象一匹白练伸展在眼前。战场上呈现着少有的寂静，连最耳熟的步枪的射击也听不见一声。

京灿的眼光久久地盯着一个方向，仿佛为眼前图画般的景色陶醉了。他自从进入这个高地，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色。这次战斗一开始，敌人就拚命地企图孤立、夺回他们失掉的这个阵地，几乎是一分钟都不停地炮轰高地背后的江岸一带。昨天晚上送回后方的通讯战士就是在那里接线的时候负伤的。

当京灿忽然想到敌人再次发起疯狂的炮击而不得不把光镇派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

光镇嘴里衔着一支香烟，背转身子坐在那里解开线轴上的电线，仔细地检查接头和出现断痕的地方。京灿一面观察他的动作，一面又搭起话来：

“光镇同志，你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吧？”

“啊？”光镇仿佛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发楞地望着连长，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参加过四次战斗了，这回是第五次。”

京灿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不禁有些纳闷：他明明说两个月前才参军的，怎么会有那么多次的战斗经历呢？京灿在脑子里把近几个月来的战斗——想了一遍。五二三高地和无名高地的战斗是三个月前的事，他不可能参加……那么以后……

“唔，你参加了层岩山战斗吧？”

“没有参加那次战斗。”光镇神秘地笑笑，摸着后脑勺回答说。

“那么，你是参加了四〇三高地的战斗？”

“也没有参加。”

“那你……”

停了一会，光镇开始报告他的战斗经历：

“我第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是我们营撤防转移到这里来的时

候。当时我的任务是撤线和架线。又是撤，又是架，足足忙了两天……敌人不停地打炮，真够紧张的。其次……”

他数到最后，也都不外是这一类的战斗。

京灿强忍住笑，自言自语地说：

“是呀，那些也可以说是战斗……”

京灿点着拿在手里的香烟，在狭窄的坑道里来回踱步。

“光镇同志，你第一次到最前线来吗？”

“是的，是第一次。”

“第一次……”京灿顿了顿，声音变得严肃起来：“对于任何人来说，第一次战斗都是很重要的。第一次……要知道，战斗一打响，连喘口气的工夫也没有。”他说到第一次战斗几个字的时候特地加重了语气。

“连长同志，我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

敌人又开始打炮，炮弹在监视所附近爆炸了，震得坑道顶上的泥土唰唰地落下来。油灯忽闪了几下，熄灭了。他们又重新把灯点着。

京灿迅速扫了一眼摊在手榴弹箱子上的地图，凭着他敏锐的听觉，立刻就判断出了敌人炮阵地的位置和炮的口径。看来敌人在夜间转移了他们的炮阵地。现在进行的是基准炮射击。京灿把挟在身后的手枪拉到身前，一手抓住背带，走到监视口。

敌人很快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炮击，大批的炮弹倾泻过来，“隆隆”的炮声震撼着高地，土块飞溅，岩石崩裂，大有一口吞掉我军阵地的势头。坑道被震得发颤，刺鼻的火药味随着一阵阵热气灌进坑道里来。

接着，敌人发炮目标渐渐向后山转移，预示着他们的步兵就要上来了。

海风吹散了浓重的硝烟，周围的景物又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坑道口外的一株被炸断了的老松树，现在又被连根拔出，横倒在地上。这原是整个高地上唯一幸存下来的一棵老松树，前天晚上刚建起这个新的前沿监视所的时候，满头大汗的电话员出去乘凉，曾经心疼地抚摸着它说，将来消灭了美国鬼子，一定要用它建筑我们的胜利纪念馆。

京灿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躺倒在地上的树干，感到心里一阵刺疼。他慢慢抬起头，眼睛望着前方：大块的岩石象乌龟的背纹一样布满裂纹，平地也象翻了个个儿，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弹坑。炮弹继续发着刺耳的啸声接连着飞向后山，不时有一两颗落在监视所坑道的上面和步兵连队的战壕前沿，腾起冲天的尘柱和烟雾。

“敌人露头了！”京灿迅速地看了一眼光镇，用低沉、有力的声音说，顺手拿起了耳机。

光镇也紧盯着前方，看见敌人绕过山角，穿过平野，摆成散兵线向山腰爬上来。

“炮兵注意！基准炮……”坑道里响起连长铿锵有力的声音，可是话没有说完就突然中断了，他焦急地喊着：“喂！喂！二十五号……”

继续呼叫已经无济于事，他放下话筒，把锐利的目光射向窗外。

敌人的大炮更加疯狂起来，一颗炮弹正好落在监视所的坑道顶上，“轰隆”一声爆炸开来。京灿的耳膜被震得“嗡嗡”发响，硝烟弥漫的监视窗外落满了碎石和弹片。

京灿的目光在寻找光镇，两人的视线遇在一起了。光镇已经背起备用线轴，做好了出发执行任务的准备。

“连长同志，我去执行任务吧！”光镇声音洪亮地说。

京灿条件反射般地猛转过身子。光镇还是刚来报到时的样子，态度从容镇静。他好象压根儿没听见“隆隆”的炮声，也完全没把他即将投身进去的炮火猛烈的战场放在心上，倒象是去邻村探亲访友，显得特别轻松和随便。

京灿知道是需要他下命令的时候了，也明白光镇在期待着什么。他极力想把话说得温和、有力一些，但是脑子里怎么也找不出适当的词儿，最后却说了一句并非是他想要说的话：

“炮火很激烈啊……”

光镇完全理解这短短一句话的意思，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声“坚决完成任务”，象一只出山的小老虎冲出监视所。

电线从线轴上滑落下来的“啦啦啦啦”的声音一直传到监视所里来。光镇飞快地从山坡上冲下去，浓烟遮住了他的身影。电线滑落的声音渐渐变小，终于听不见了。

炮弹纷飞，爆炸声震耳欲聋。敌人的步兵正一步步地接近我军阵地。京灿心里象燃起了一团火，下意识地抓住电线。他仿佛觉得电线在微微颤动，已经通上了电流似的。其实这只是他的错觉，因为他盼望电讯畅通的心情实在太迫切了。他一面抓住电线不放，一面向不转睛地注意着我步兵的前沿阵地。

山角下一片乱哄哄的敌人，后面又源源不断地接续上来。最前面的家伙有的已经爬到山腰上，胡乱地放着枪。我军步兵连队的战壕里依然静无声息。他们大概是对炮火支援不抱希望了，只等敌人进了火力圈，给予迎头痛击。

京灿眼看着黑压压的一片敌人疯狂地向高地的前沿接近，而自己又束手无策，肺都快气炸了。如果敌人继续向前靠近，即使接通电线，也为时已晚，发挥不了大炮的威力。

京灿又把眼光转向高地后面，刚刚还象一幅图画展现在眼前的江水、平野和堤岸早已为火海淹没了。他用目光巡逡着在炮火和硝烟里时隐时现的江岸，突然停留在一点上：光镇背着线轴正迅速向江边奔跑。京灿举起望远镜，对准光镇。光镇跑到了江边，略一犹豫，猛然靠着一棵被炸倒在地的大树卧倒下去。炮弹接连不断地在他的周围爆炸。

“啊，怎么可以在那儿停留，应当赶快冲过去！”京灿急得几乎喊出声来。

京灿的担心转瞬即逝，紧蹙的双眉渐渐舒展开来，焦灼的目光变成了赞赏的神色。光镇没有卧倒不动，他解开线轴上的电线，缠到树桩上。这显然是他准备下的备用线，以便增加水底线路，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使用。他做完这一切，纵身跃进江中。滔滔的江水吞没了我们的战士，他的前后左右腾起一条条水柱。光镇如同漂浮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的一叶小舟，捉迷藏似地一沉一浮，在密集的炮火和惊涛骇浪中奋勇前进。京灿举着望远镜紧紧盯住他，生怕稍一疏忽就会把他失掉。他心里一直都在替他使劲，攥着望远镜的手心里沁出了湿津津的汗水。

光镇泅过江去，上了岸，很快又在炮火中消失了。这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火光在团团的浓烟中闪耀。

京灿心里一阵发紧，又把脸转向高地的前沿阵地。山腰上的硝烟消散了，大部分敌人已经爬上来，离我军阵地越来越近。京灿心急如焚，恨不得扛起手榴弹箱子跳进敌群里去。可是他的职务不允许他离开岗位。

“嘀铃铃……”

电话铃急速地响起来。京灿猛然一惊，兴奋地拿起耳机，电流象一阵阵强劲的风，“呼呼”地响着，震动着耳膜。

“谢谢，谢谢你呀，光镇同志……”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接着，坑道里又响起他洪亮、坚定的声音：“全体炮兵注意！”因为没有必要再发射基准炮，他下达了一齐开炮的命令：“松树二号、五号……金达莱七号、九号……栗树二号、五号……连续开炮！”

“轰隆，轰隆……”我军的大炮发出雷鸣般的怒吼。京灿已经不是用他的耳朵，而是用他整个的身心感受这大快人心的声音。

一颗颗炮弹飞向敌群，倾泻在侵略者的头上，高地的前面腾起漫天的浓烟，几分钟前还象一群野鸭子一样洋洋得意地爬上高地的敌人，一下子被熊熊的火海吞没了。

“开炮！开炮！狠狠地揍！”

坑道里继续响着京灿激动的声音。高地象一头愤怒的雄狮，高昂着头，巍然屹立。

一时被压下去的敌军的炮兵又开始疯狂地打炮，敌我之间隔着一座山头展开了激烈的炮战。烈焰翻滚，火光闪耀，高地象被裹在重重的云雾中一样，什么也分辨不清。监视所的坑道里也灌满了硝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军的炮火开始向敌人的纵深发展，精疲力竭的敌人完全失掉了还手之力，只是偶尔打一两发炮弹，最后终于变成了哑巴。炮战一停下来，战场突然又回复到静寂的状态。京灿的耳朵里还在“嗡嗡”发响，没有恢复听觉。过了一会，他隐隐约约听见了步枪的射击声，而且越响越激烈，这才意识到我军步兵的复仇的子弹正在痛歼敌人。敌人的进攻序列已被打断，他们上不来，下不去，在原地乱作一团，成堆成堆地倒下去。京灿满心欢畅，贪婪地望着我军步兵的战斗英姿。

突然，有人跳进了监视所，京灿急转过身子，看见了胜利归